

热历史

生活史

谷雨三朝看牡丹



□杨民仆

4月20日是谷雨节气，民谚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，说明谷雨前后有赏牡丹的习俗。牡丹还有一个好听的别名：“谷雨花”，这是花卉中唯一一种以节气命名的花。那么谷雨赏牡丹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东汉时，牡丹已开始作药用，但牡丹作为观赏花卉栽培始于何时还没有定论。据河南农业大学林学系阎双喜所著的《中国牡丹史考》一文，隋代时，牡丹成为一种重要的花卉，但栽培数量较少，栽培地点多限于宫廷。到了唐代，牡丹花闻名天下，除宫廷外，达官贵人以至平民百姓的住宅，也经常栽种牡丹以供赏玩。李白的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”，就是在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观赏牡丹花时奉命写的新乐章。

中唐诗人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更是脍炙人口：“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用“芍药妖无格”和“芙蕖净少情”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。

这些都可以说明，唐朝时牡丹花已闻名天下。

谷雨什么时候和牡丹联系在一起的呢？据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贾浩介绍，谷雨时节，正是牡丹花怒放之时，至少晚唐时，已衍生出“谷雨赏牡丹”的习俗。

诗人王贞白有《白牡丹》诗一首：“谷雨洗纤素，裁为白牡丹。异香开玉合，轻粉泥银盘。晓贮露华湿，宵倾月魄寒。家人淡妆罢，无语倚朱栏。”

王贞白是唐末至五代十国的著名诗人，他的名句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，可谓家喻户晓。在这首《白牡丹》诗中，谷雨时节的细雨像一双纤柔的巧手，裁剪出了素净的白牡丹。其味之香浓、色之素雅，无与伦比，展现出遗世独立、超凡脱俗的独特魅力。

阎双喜认为，北宋时期，中国牡丹栽培中心区域由长安转移到洛阳。欧阳修在洛阳做西京留守推官时，为洛阳牡丹所陶醉，写了一部



▲青花缠枝牡丹纹罐



▲青釉刻花牡丹纹碗

本文图片 记者 刘亚 摄

《洛阳牡丹记》，文中记载：“洛花，以谷雨为开候。”意思是在洛阳每到谷雨时节，牡丹便会盛放，说明“谷雨赏牡丹”的习俗已经盛行。

宋代词人李铨在《点绛唇》中写：“一朵千金，帝城谷雨初晴后。粉拖香透，雅称群芳首。”牡丹作为群花之首，泼粉散香，一朵价值千金。宋代陈允平《过秦楼·寿建安使君谢右司》：“谷雨收寒，茶烟飏晓，又是牡丹时候”。元明沿袭了此习俗。如元朝诗人王恽作《木兰花慢》：“问东城春色，正谷雨，牡丹期。”

贾浩表示，到清代，谷雨赏牡丹则达到极盛。在清代《清嘉录》中有详细的记载：“牡丹花俗呼谷雨花，以其在谷雨节开也。谚云：‘谷雨三朝看牡丹。’无论豪家名族，法院琳官，神祠别观，会馆义局，植之无间，即小小书斋，亦必栽种一二墩，以为

玩赏。”也就是说，不管是豪门巨宅、寺庙道观，哪怕是文人一间小小的书斋，人们都会在空中地上种上牡丹，待到谷雨节气前后，观赏这国色天香的富贵花卉。

《清嘉录》是清代道光间苏州文士顾禄的著作，此作品以十二月为序，记述了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。

《清嘉录》还记载了当时牡丹的品种。“俗多尚玉楼春，价廉而又易于培植也。然五色佳本，亦不下十余种。”老百姓喜欢玉楼春的品种，有10多种颜色。

文中记载了观花的盛况：“郡城有花之处，士女游观，远近踵至。或有入夜穹幕悬灯，壶觞劝酬，迭为宾主者，号为花会。”千百年的传承，使得“谷雨赏牡丹”成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。

“此外，从花信风也可以看出谷雨时节适合观赏牡丹。”贾浩说。

古人将花开时吹过的风称作“花信风”。从小寒节气到谷雨节气，共有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，对应着24种花卉。谷雨的花信风是：“一候牡丹，二候茶蘼，三候楝花。”

《红楼梦》有相关的描写。第63回，怡红院里群芳夜宴时，大家觉得干喝酒也是无趣，提出玩抽花签的游戏，宝钗擎出一根，签上画着一支牡丹，题着“艳冠群芳”四字，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。麝月掣出一根，上面是一枝茶蘼花，题着“韶华胜极”四字，写着一句旧诗“开到茶蘼花事了。”

“茶蘼不争春，寂寞开最晚。”谷雨时，意味着春将不再，会让人心生伤感。

唐代王维有一首《红牡丹》：“绿艳闲且静，红衣浅复深。花心愁欲断，春色岂知心。”

诗把牡丹比喻成一个美丽的少女，后两句意思是：春天不能永驻，这正是牡丹的愁心所在。人们只知道欣赏牡丹花的鲜艳，而不知道它的一片愁心。

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，之后就是立夏了。因此，谷雨时，珍惜大好的春光，去欣赏花开绽放的灿烂吧。 (《新华日报》)



史海钩沉

怪诞——“辄耳瞵之”

□杨建民

“怪诞”是引发人们发笑的一个重点。冯梦龙对此有说辞，“人情厌故而乐新，虽雅不欲怪，辄耳瞵之。”他说人情是喜新厌旧，人们虽然自己表现雅致，不愿作怪，可却很喜欢听那些怪诞事物。这倒符合心理学原理。

怪诞举证，也有趣。说唐代长安城的街市，有一帮恶少混混喜欢在身上刺青。有个叫张干的，左胳膊扎了“生不怕京兆尹”；右胳膊上扎着“死不畏阎罗王”。还有一个叫王刀奴的，花了五千金招来刺青的高手，在自己的胸腹部，扎绘了“山池庭院”“草木”“飞禽走兽”，不仅细致、栩栩如生，还上了各种颜色。

“京兆尹”是京城掌管治安的首领，这两个胳膊和胸腹部扎刺青的，

虽然希望不怕京兆尹，可偏偏让当时的京兆尹薛元赏抓了去。大约是说说得碰到这位大人，他居然将两人“悉杖杀之”。

《笑史》中的举例，许多在今天的眼光看去，不过有些“痴”罢了。譬如有个姓王的哥们，好清洁。服侍的人帮他穿衣，必须得用白纸把手指裹起来。一次，一只狗跑到屋中柱子旁撒尿，他马上令门生取水来洗；不满意，让取刀刮削；又说不行，得把柱子拆换掉。这思维太过极端。

大诗人王维也有洁癖。他在辋川居住时，地下不能有“微尘”，每天必须用十几把扫帚打扫，很快把扫帚用坏了，便专门让两个小童扎捆扫帚，就这样有时还不够用。支持这样的洁癖，得不少钱。幸好王维工资很高，钱足以够他如此花销。

明德年间，有位徐姓的医官，在医病时，皇帝扶了一下他的左肩。他便“制一龙爪”在左肩上。见到人需作揖时，只用右手。冯梦龙说：“真是怪事。在极端背景下，人们的所谓尊崇，也真个错乱。”

有传说苏东坡早晨起来喝茶，自称“浇书”。其实后人说的此类故事，多来自晋朝人郝隆。此人读书不少，每到七月七日晾晒衣物和经书时，郝隆便在太阳地下袒胸露腹躺着。人们问他为何如此，他回答：“我晒书。”自负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这个故事，出自《世说新语》，搁在“排调”一目中。“排调”，有研究者认为即为今天的“幽默”。 (《今晚报》)

经纪人的源流

子夏的弟子段干木，很可能是第一个有记载的经纪人。《吕氏春秋·尊师》记载：“段干木，晋国之大狙也，学于子夏。”狙(zǎng)本意是骏马、良马，继而引申为从事马匹交易的专业经纪人。从先秦开始，经纪人被称呼为狙，最早的经纪人很可能从事的是马匹一类大型牲口的交易中介活动。
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汉朝时，经纪人也出现在了除马匹以外社会上多方面的交易中，也是从汉代开始，狙与侏并称，专指经纪人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：“……子贷金钱千贯，节组会。”这里的会同侖(kuài)，如《汉书·货殖传》记载：“子贷金钱千贯，节组侖。”颜师古为其作注，解释为“侖者，合会二家交易者也。狙者，其首率也。”狙侖也就成为撮合买卖成交从中获利的人的代称，侖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多。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中记载了王君公侖牛自隐，即做了牛类交易的经纪人。

晋朝对服饰有着严格的制度，晋律规定：“侖卖者，皆当着巾，白帖额，题所侖卖者及姓名，一足着黑履，一足着白履”，就是说，晋朝经纪人要将自己从事的行业和姓名明白地告诉周围人，并且要穿黑白两色的鞋各一只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，侖逐渐代替了狙，成为经纪人的专指，东晋《搜神记》中有杨伯雍种玉蓝田的传奇故事，而杨伯雍“本以侖卖为业”。也许由于连年战乱的原因，魏晋南北朝关于狙侖的记载越来越少，而当职业经纪人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，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称呼：牙人。

隋唐结束了乱世，迎来了盛唐的繁荣，经济再次发展，而经纪人也再现活力。但经纪人的称呼从狙侖到牙人的变化，已经颇不可考，有一种说法认为经纪人称互郎，即交互沟通、交互买卖的意思，但唐人书写错误，由此开始讹传为牙，一直沿用下来。 (《国家人文历史》)

古人如何测定风向和风力？

风，是古人早期最重视观察气象之一，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已设“风后”专门测风。晋王嘉《拾遗记》中便有“帝使风后负书”的说法，“风后”就是原始的负责测风的“气象工作者”。古人最早使用的测风工具是一种候风旗，称为“旒”，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。这种最原始的测风仪虽然简单，但方便实用，现代海军帽佩飘带就是受到候风旗的启发，方便观测海风。

为了增加测风的精确度，古人又发明了一种叫“统”或“伷”的测风工具。统[húán]，楚人称为“五两”，西汉刘安《淮南子》记载：“辟若统(伷)之候风也，无须臾之间定矣。”东汉学者高诱注称：“伷，候风者也，世所谓‘五两’。”为什么叫“五两”？就是用五两(也有用八两)重的鸡羽毛制成统挂到旗上，即使一点点风，统都会动。统还是古代作战部队必备，《兵书》称：“凡候风法，以鸡羽重八两，建五丈旗，取羽系其巅，立军营中。”

候风旗，唐朝人称为“相风旗”，宋朝人称为“占风旗”，名虽有异，功能一样。宋朝时，有位名叫蒋颖叔的苏州人很擅长使用占风旗，宋李廌在《师友谈记》一书中记述，蒋颖叔“谙知风水，尝于所居公署前，立一旗，曰占风旗，使人日候之，置籍焉。”

除了候风旗，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“相风乌”。“相风乌”也称“伺风乌”，有木制和铜制两种，传说发明于舜禹时代。汉武帝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建的建章宫上立有“凤阙”，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质相风乌——凤凰造型的测风仪，人称“铜凤凰”，俗称“铜雀”。

东汉时铜凤凰有了改进，称为“相风铜乌”。1971年从河北安平县长城村东汉墓中出土了一幅大型建筑壁画，画中钟楼上便立有相风乌和测风旗，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测风器“相风乌”图形。相风乌一直到清朝都在使用，清麟庆编纂的《河工器具图说》中便记述了相风乌的制作和使用方法：“刻木乌形，尾插小旗，立于长竿之杪，或屋头，四面可以旋转。如风自南来，则乌向南，而旗即向北。”相风乌是世界上最早的测风器之一，欧洲人到公元12世纪时才发明出类似的测风装置“候风鸡”，比中国晚逾千年。 (《北京晚报》)